

奶奶的那些事

文 | 岑可忻

人的一生很渺茫，是幼时的一声哭腔，是童时的一块糖果，是春春一头浓密的黑发，是中年时的一脊之梁，又或许是年迈时的那些事。我渺小的生命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。她的姓氏是首肇，名却昂贵而敢为人先，或许你能猜得出来。但我希望她只被我理晓，这时，她知道我的小童稚，用我幼时的童稚，会被训斥道：“你这小妹妹太黑了，要不了！”又或许是童年时，会逗她赏我一眼白脸，但是在如今，她会左手托着碗饭，右手拿着筷子，一边狂笑一边用嘴里的米饭给我洗礼，我很久没看她这样笑过了一个我的奶奶。

我怀念的是，儿时父母离异时，是这俩老人将我和唐氏综合症的弟弟带大。刚上幼儿园，家里开销大务杂，爷爷就会带着我和弟弟，奶奶就一个人在家砍草洒农药，风火辣辣刮着，刺刺挠挠洒着，我却从没听过她一句累。而我在爷爷带时总是问起爷爷：“公，我婆什么时候下来哦？”他太老了，动不动我的脸上就因不听话留下五座山的注脚。奶奶一来，晚上作业我都不写，非要穿着她的黑色皮棉鞋，用圆盘放一首《荷塘月色》给她欣赏我的优美舞姿，她也总是托着腮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可我太起劲了，楼下阿婆晚上七八点上来骂了个狗吃食给我且告诉我她要睡觉了，真奇怪！奶奶这才让我消停点，好在，奶奶下镇时的夜晚我抱着她睡，很安心也很温柔。

我怀念的是童时，她这个老小孩开始下镇自己烤玉米、卖红薯赚钱了。早上七点我还没醒，她哆里哆嗦收拾好了一背篓的玉米和红薯，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她那个破烂不堪却当成宝的“烤桶？”或许只是一个铁桶吧，她却把生意招揽得红红火火，是冬天中的十字路口的一小块地区，更是大医院尾口拐角处的商营地，我为此哭笑不得，因为奶奶有时还要交五元的“保护费”打扫一席久地，真是多此一举，毕竟她是个连家里掉根头发都要捡起来；还把梳子给我“藏起来”的老小孩不忘呵斥我一顿。但我不在意，看她从地摊花20元买的小挂包日益膨胀，我就激动！因为我可以拿着“2元大钞”去消费了，那时候，挺不懂事的，觉得奶奶天天带着个小黑帽吹着星火子收这个红包钱挺丢脸的，太怕同学们瞧不起我了，可每次路过奶奶的小摊，我还是会很开心地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婆。”同学们也从未看不起我，而夸赞我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奶奶，是啊！她确实很厉害，总是尽己所能把最好的一切给家里人，小时候不懂事，第一台水果机就是她用汗水挣来的，而那时我还嫌弃初中一天的生活费太少，她那时用我给的小挎包装满了零钱，每当后妈给的太少了，我就偷偷地从里面摸出两三元当作振粮补给，老小孩不知道的是她的藏点早被我这个小小孩发现，当她从乡里下镇时，大声问道：“耶？我的块块钱去哪了？”我抚起手捂住嘴偷笑着：“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是你自己用的吧！”嘿嘿，老小孩还真是太可爱了！跟我斗，你还“嫩”着呢！

人总是这样，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存活久了就会被上天踩一脚。

我开始担心了，自从我上高中后，她就开始照顾家里的新成员“小弟”，大弟去了金城江特殊教育学校。我很厌烦小弟，活得太美了，一天在家：“奶奶，我想吃奶酷棒！奶奶！我想喝奶茶！奶奶！我要……”臭小孩，你除了天上的星星拿不到，你还想要啥？我一拳头捶赏你念一首《三字经》，嘿嘿！开玩笑的，小弟，我只是在气愤你带给奶奶的压力。高一下学期时，我与奶奶在饭桌前聊天望着她血红的眼睛贴着问了好一会儿才会说，就在这个我不能在她身边的时候，老天的大脚掌差点把我与她的生命线踩断。是星期三的凌晨，她说那个晚上她辗转难眠，半夜起来拉了好几遍尿说照镜子看见一个红皮沙发，这老小孩，我太了解她了，一定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刺痛她才会坐在客厅打开灯自己一个人坐着，当我听她讲述时，身子早已一酸，她说整个人满脸爆红，身体说要烫鸡蛋，才意识到是高血压。我皱着眉头：“怎么不去医院？”她说：“弟还在睡我旁边，醒来不见我怎么办？”“那你怎么忍得！”“我打电话给你爸，他知道这时医院怎么可能还有人，还好你后妈说去医院看一下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看她眼白又泛起涟漪头发立马白了许多，又接着道：“死了罢了。”这四个字是我从爷爷走后，她念过最多的话，我拍起桌子让她别说这样的话，她仍然是：“老了没有用，死了罢了。”说出这样的话，不知她夜里的枕边是否常浸润着她入眠。我尤为庆幸那个凌晨父亲还是找亲戚送她去了医院，医生还说：“幸好来得早。”却为之心疼，这个老小孩总一个人承受着苦难，我只求善良的菩萨让她“去得晚一些。”回到校的那个夜晚，我一遍遍地拟想着她那一夜，人或许是温尔一世罢了，但我想以我的十年换她十年的长寿，一刻幸福也罢。

我深知人在自然宇宙中，无能为力，我曾幻想过，因为渴望这份情谊长存。珍惜当下，如今我奋发努力，因为老小孩看见我每次回家带着一张黄色的纸，她总会真诚地笑，用她那句话：“要攒劲读书！”我也开始注重周末回家时的每一顿饭，那时老小孩平日舍不得吃的，留意冰箱里的有储存，那是老小孩给小小孩准备的果果，即使是烂了一小口，她也舍不得吃非要等我回来时以削给小弟的名义递到我手口，这本廉价的坏果，却是我未来得不到的宝贝。老小孩，我爱你。

我喜爱我睡梦时，你的那一句：“小可，起床吃饭了！”我喜爱我咋宝里，你的那一句句唠叨！“给狗在这都要拉泡尿！”我喜爱我个人在家时，你的一句问候：“小可，我出门了哦！”老小孩不小，你的言谈举止却很“小”。都说人对时间的回击无能为力，而我常记您给我的谆谆教导，我对您的言情讲述不尽，却又止步于此。老小孩，我的奶奶，我婆，你们和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03班学生)

迟来的忏悔

文 | 韦美秋

幼时不知遗憾为何会让人如此无奈，只知道记忆在慢慢消逝，再也回不到那一刻，回首往昔，那些被时光模糊的日子，就像一张张尘封已久的生活碎影。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看着月亮就只是月亮，不是悲戚。只是后来才明白，人世间多的是生死离别，月亮缺了又圆，窗外台的花来年还会再开，只是花好月圆夜，未见人长久。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”李清照笔下的悲叹，穿越千年时光，依然能精准叩击人心最柔软处。漫步于老街巷陌，青石板上班驳的痕迹，是岁月留下的印记，曾经热闹的店铺，如今换了新颜，熟悉的面孔早已不见，只剩下物是人非的惆怅。

原来最残忍的不是物的消逝，而是它们固执地停在原地，像一面被碎了的镜子，映出物是人非的苍凉，欲说还休的何止是过往，是被时间碾碎的天真，是不得不面对的离散，更是那份明知过去无法挽回，却仍在这深夜里反复咀嚼的怅惘。人生恍同一场细雨，而我在细雨中呼喊。

成长的道路残忍也美丽，如同命运在天边撕开了一道绚丽的晚霞。它是那样明亮，足以让我热

泪盈眶。有些人留在了过去，然而未来之路如此漫长，我终其一生都在追寻一个圆满，却不知了无牵挂本就是水中月、镜中花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藏，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，因为往事会自行从裂缝里爬出来，那个追风筝的下午从未褪色，它卡在我的肋骨间，成了每次呼吸都牵动的隐疾。原来，成长如抽筋剥骨般疼痛，直到某天言语再也说不出我心中的苦楚，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，欲流泪，难留愿，几时雨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我等信，人生最盛大的景色，一定藏在远方的山巅与海的尽头。于是我收拾行囊，告别温热的叮咛，将青春孤注一掷地投向了那个喧嚣的世界。我追逐都市最璀璨的霓虹，渴望攀上世人瞩目的高峰，我以为那就是我寻觅的终点。每一次短暂的回眸，都看到你站在原地，目光所及，皆是我离去的背影，我曾以为那是束缚，是应当挣脱的过往。后来，望着你眼角新增的细纹，我才瞬间察觉，我踏遍万水千山去寻的宝藏，竟是你门前那一缕月光，是你未曾改变的愿望，我终其一生奋力追

寻的，原来就是被我亲手抛下的。千言万语堵在喉间，烧灼着，翻涌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你问我外面的世界精彩吗？我张了张嘴，最终也只是望着庭院里飘着的落叶，轻声道：“没什么，天凉了，是个好秋天。”

落叶在风中打了个旋，轻轻落进你编织了一半的竹筐里。那双手依旧灵巧，只是关节微微凸起，像老树盘根。我蹲下身，想拾起那片叶子，指尖触到筐底压着的旧照片一角——是我七岁那年，你背着我看庙会花灯，身后人潮如河，光斑落在你笑弯的眼角。如今这光熄了，只剩秋阳淡淡铺在青石阶上。

世事变迁，我要向前走，可又不忍抛下过去的回忆，因为在那里有个傻女人，叫了她一声“妈妈”，就对我好了一辈子，她活在我美好的回忆里，也永远停在了那段回忆里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325班学生)

村庄，那渐行渐远的烟火

文 | 王晓凤

每到春节来临时，挨家挨户准备好了烟花、爆竹等烟火。但在春节来临前，有的人因为距离遥远而回不来，有的因为手上没有足够钱回不来，有的又在可以准备过好年时，被一通电话叫走了，很不幸的是我就是那一个原以为可以过好年而走的人。

在我六岁时，我不懂事，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，我忽然才知道那一年的春节是我的生日，爷爷在老家等我们很久，才盼望到我们归来，在这一年里，爷爷一个人守着冷冷清清的家里好像没有一点人情味。从我们回来开始置办新的家具，打扫灰尘，爷爷的笑容抑制不住地上扬，眼里有欣喜、有激动。在第二天时，我们带着爷爷去街上购买想要的东西或缺少的东西。集市上人声鼎沸，年货摊铺绵延数里，红灯笼映得爷爷脸庞泛着暖光。

爷爷看到了爸爸眼中的疲惫，去找爸爸询问他怎么样，曾经，爸爸也是被爷爷宠大的小孩啊，如今爸爸这样疲惫的样子，说不心疼是假的。两人开始倾诉自己的劳累与苦乐，却没有谈到开心的地步，我忽然转头看着爸爸和爷爷，似乎他们有说不尽的愁苦，在挑选烟花等物品时，他们询问：“今年我们就过个不一样的春

节吧，让过去的东西都过去了。”在我们还在开心挑选东西时，提议做烧烤的爷爷好像眼里希望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话……

在春节的前一天，我因为嘴馋，闹着爷爷和爸爸他们，让他们帮我烤，闹了好久，他们终于同意了，答应我晚上烤，我开心地出去玩，欣赏外边的风景，现在是傍晚的时候了，夕阳西下，映照半边天，让那半边天看起来都是红红的，电线杆好像也成就了夕阳的美，看起来像一座会发光的宝石，后花园里种有梨树、桃树、橘树等各种各样的树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菜，这些农作物仿佛可以看到爷爷在地里佝着背忙碌，汗水从爷爷的脸颊流到地面，都说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句话果真不假。在晚上时，突然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爸爸的脸瞬间变得凝重，好像有大事发生，而我还在吃着爷爷、爸爸给我弄的烧烤，感觉真好吃。爸爸向着爷爷走来，坐在爷爷的面前，缓慢地说：“爸，我的工作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可能今年陪你过不了年了，这个妹仔，我也可能也得带下去了，因为在上完过完年的话，就没有车送她下去，她也不敢一个人坐车。”爷爷沉默着像是回忆起这一年的辛酸苦，好像回到了一个人的时候，我那

时候还浑然不知，爷爷带着一丝渴望的语气说：“就不能往后推推吗？”我看着爷爷的脸好像有点不高兴，我问爷爷怎么了，他也不回答我。爸爸说：“爸，这件事推不得啊，我们今晚可能就得走了。”我听着爸爸这话有点沉默，爷爷说：“那就去吧，来年记得早一点回来。”等爷爷说完这句话就带着我上车了，他说他带我去买一些来补充零食，我以为他说的那句走不是真的走。我看着爸爸开车出来，上了车，忽然看到爷爷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却不懂是什么意思。看着灯光、烟火逐渐离我远去，家乡的美好好像从我手中逃走了。

到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时是我在一年里见到爷爷的时间，说实话我是有点恨爸爸的，但是长大了也就逐渐理解了，来年的时候多陪伴在爷爷的身旁，多回去看看爷爷。

那一年，应该是爷爷过的最冷清的吧，那一年也是我最遗憾的一年，因为我的生日被我的泪水替代了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5班学生)